

## 论简·爱与林黛玉之异同

何娟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市 200234)

**[摘要]** 《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和《简·爱》中的简·爱是中外文学作品中两个非常鲜活而独具特色的女性形象,她们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勇敢地冲破封建禁锢,以大胆的叛逆精神热情地追求爱情和个人幸福。她们叛逆的爱情,无不打着深刻的时代烙印,蕴涵着社会思潮的特质。文章从她们的生活环境、爱情观以及结局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以揭示二人的性格、精神及其社会根源。

**[关键词]** 简·爱; 林黛玉; 女性; 比较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1)04-0095-03

林黛玉是曹雪芹理想爱情的寄托,据说原型是他的表妹,而简·爱很大程度上是夏洛蒂·勃朗特自己的化身。如果说林黛玉是灵河岸边的绛珠仙草,姣花照水,弱柳扶风;那么简·爱就是英格兰荒原上的一棵野花,言不出众,貌不惊人。林黛玉是至美、至柔的,而简·爱则是至刚、至韧的,这是她二人性格的最大差异,也是造成她们人生命运的主要根源。她们二人都以其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及对命运的抗争而为人们所称颂。到底是什么使简·爱由不幸走向幸福?又是什么使黛玉由两情相悦堕入死亡的深渊?对从简·爱和林黛玉的性格和命运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清醒地看到女性在反抗的道路上所做的努力是多么可贵。

林黛玉和简·爱两人同样寄人篱下,同样有种叛逆精神,同样真挚地追逐爱情;她们有着相似的叛逆,但其爱情的结局却绝然不同。

“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衰绝。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sup>[1]</sup>同样执着的爱情誓言,简·爱的爱,是“一种宝贵却刺痛的欢乐;是纯金却带着苦恼的钢尖:这种快乐,就如同渴得要死的人,知道他爬到跟前的井是有毒的,却弯下身去饮那神圣的源流,所能觉到的欢乐是一样。”<sup>[2]</sup>第17章<sup>209</sup>最后她勇敢地抓住了自己一生的幸福。林黛玉的孤傲敏感、高洁自守,却敌不过封建家庭强大的压力,最终无可奈何地走向了死亡。“一抔净土掩风流”、“质本洁来还洁去”<sup>[3]</sup>第27回<sup>247</sup>便是她人生的写照。

在革特谢德府,简·爱父母双亡,寄人篱下,瘦小且相貌平平,是个没有明确地位和身份的“小家伙”,是个“外来人”,是个“比不上佣人”的小姐。她说“我是和革特谢德府

上不和谐的,我和那里谁也不像;”<sup>[2]</sup>第12章<sup>12</sup>“我是一个异样的人,在脾气上、能力上、爱好上,都和他们相反;”<sup>[2]</sup>第12章<sup>12</sup>“我是一个讨厌的人,心里愤恨他们的对待,看不起他们的评判;”<sup>[2]</sup>第12章<sup>12</sup>在革特谢德府,一切力量都给她带来压迫感,“所有约翰·里德凶狠的专横,所有她姐妹的骄傲的淡漠,所有他母亲的憎恶,所有佣人的偏心,都在我纷乱的心里像浊井的沉淀物一样翻涌上来了。”<sup>[2]</sup>第12章<sup>11</sup>但简·爱的心却并没有被丑恶的现实所摧毁,她顽强地与命运抗争。她的父母因染上疟疾而双双撒手人寰,可瘦小的她具有极强的免疫力而使她逃离厄运。在饱尝了起伏的人生波折之后,她终于凭着热情理智,重新投向她一度抗拒过的爱情,与同样尝尽沧桑的罗契斯特先生结合在一起,成就了一段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佳话。

任红玲曾指出“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塑造了另类女性——林黛玉,中国封建时代闺阁中优秀知识分子的风范,追求个性自由,追求诗意生存,这位多愁善感的姑娘把历史上谢道蕴、李清照等这些女诗人生活际遇形象化了。”红学家王昆仑说“宝钗在作人,黛玉在作诗;宝钗在解决婚姻,黛玉在进行恋爱;宝钗在把握现实,黛玉沉醉于意境;宝钗有计划地适应社会法则,黛玉自然地表现自己的性灵;宝钗代表当时一般家庭妇女的理智,黛玉代表当时闺阁中的知识分子的感情。”<sup>[4]</sup>257-258环境容纳了迎合时代的宝钗,扼杀了与世俗有些不合的黛玉。林黛玉有着高雅迷人的袅娜之态,有着“满腹诗书”的才情。宝玉说她是“神仙似的妹妹”,别有一番风范和神韵“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似姣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sup>[3]</sup>第3回<sup>32</sup>从《桃花行》中的“一声杜宇春归尽,

**[收稿日期]** 2010-12-15

**[作者简介]** 何娟(1987-),女,湖南常德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寂寞帘栊空泪痕。”<sup>[3]</sup>到《葬花词》中的“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sup>[3]</sup>第27回<sup>247</sup>黛玉的兰心蕙质尽显。周思园认为“(黛玉)她有洛水仙子的伤、她有湘娥的泪、她有李清照的婉约、她有陶渊明的逸、她有杜丽娘的自怜、她更有自幼而丧母复丧父的孤苦……”<sup>[5]</sup>黛玉自幼“多愁多病身”却天生“倾城倾国貌”。黛玉身上套着“千金小姐”这一副枷锁,时时须以礼节自持。进得荣国府,她便谨遵母亲生前的教诲“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惟恐被人耻笑了他去”<sup>[3]</sup>第3回<sup>34</sup>;她处处小心,处处讨贾母欢心。

## 二

简·爱和林黛玉两人作为封建礼教和传统观念的叛逆者,作为内心情感与自由爱情的追求者,作为爱情悲剧的典型形象,她们有着同等的道德价值和历史价值,却有着各自不同的民族特征和社会环境。

简·爱生活在19世纪中期的英国,当时资本主义金钱观念已经渗透到人与人之间的各种情感中,金钱决定了一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应受到的尊敬程度。简·爱不得不承受资本主义金钱观念影响下的各种不公平待遇。但同时,启蒙主义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成为她最直接的精神资源。简·爱自小父母双亡,被好心的舅舅里德收养,其舅舅临死的时候让太太允诺,要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把简养育起来,但其舅舅内心对她厌烦至极。简·爱有时也会在心里反思自己在生活中遭遇的不公平“为什么我总是受苦,总是被人厉声厉色相待,总是挨骂,总是被咒呢?为什么我不能得人欢心呢?为什么尽力讨人喜欢总是无用呢?”<sup>[2]</sup>第12章<sup>11</sup>“没有人责备约翰擅自打我;然而为了我向他还手,来避免更进一步的不合理的暴行,我就受到大家责备。”<sup>[2]</sup>第12章<sup>12</sup>

简·爱有一种坚强不屈的精神,她向罗契司特发表了自己铿锵有力的爱的宣言“为什么要跟我讲这些!她跟你与我无关!你以为我贫穷、微贱、不美、矮小,就没有灵魂吗?没有心吗?你想错了!我有和你一样多的灵魂,一样充实的心!上帝若赋予我一些美,许多钱,我会使得你难以离开我,就如你现在使得我难以离开你一样。我不是在藉着习俗、惯例,甚至不是藉着可朽的肉身来和你谈话;——是我的精神向你的精神谈话;就如同我们都从坟墓里复现,我们站在上帝的脚旁,两人平等,——因为我们都是平等的!”<sup>[2]</sup>第23章<sup>307</sup>正是这样一位独立、要强的女子,深深吸引了冷漠、傲慢的罗契司特。

然而,当简·爱发现罗契司特还有妻子的时候,又选择离开她所留恋的人和地方。在她即将离开的时候,罗彻斯特“把脸朝下扑到沙发上面,发出了最痛苦的呐喊‘哦,简!我的希望——我的爱——我的生命!’”<sup>[2]</sup>第27章<sup>392</sup>说完这句话之后,便是“深沉有力的啜泣”<sup>[2]</sup>第27章<sup>392</sup>从罗契司特的痛苦中可以看出简·爱以她独特的美征服了一向自负的他。

时人普遍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而林黛玉不但才华横溢,而且学识渊博。她从不迁就讨好别人,叫搞笑的刘姥姥“母蝗虫”,无情地奚落宝钗……然而,林黛玉和紫鹃贴

心,把她当作相依为命的亲人;她细心地教香菱如何作诗……她的刻薄是不肯向环境妥协,坚持独立人格的最自然表现。黛玉的教养更是让其他人望尘莫及,初进贾府连王熙凤也赞叹她通身的气派,举止得体。

宝玉是她生命唯一的光亮,王昆仑这样评价“她把全部自我沉浸在感情的深海中,呼吸和咀嚼着这里边的一切,从这里面酿造出她自己的性灵、嗜好、妒恨,以及她精巧的语言与优美的诗歌,以后,她在这里面消灭了她自己。”<sup>[4]</sup><sup>241</sup>中国传统历来强调情与理的和谐,倡导“发乎情,止乎礼义”,黛玉正是潜移默化地受这些思想熏陶,其内心恪守着这一点。因此当宝玉对她略有爱情的流露,她不是极力回避,就是恼宝玉说话造次。临终那一句“宝玉,你好——”<sup>[3]</sup>第98回<sup>864</sup>她埋怨的只是对宝玉本人的负情。这表明她并没有清醒地认识到造成他们爱情悲剧的根源。虽然她的反抗是可贵的,但也打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

## 三

简·爱具有追求人格独立的高尚精神,面对压迫和束缚进行本能地反抗,她的理智总是能在关键的时刻战胜情感。但她在刚强的性格中流露出的“犹疑”又透出母性的温情。

简·爱敢于怒斥欺辱她的表哥约翰“残酷的坏孩子!你像个杀人的凶手犯——你像个监管奴隶的人——你像罗马的皇帝。”<sup>[2]</sup>第1章<sup>6</sup>敢于正面指责里德舅妈“我是不骗人的;我要是骗人,我就该说我爱你了;可是我声明,我不爱你……别人以为你是个好女人,可是你坏,你狠心。你才会骗人呢!”<sup>[2]</sup>第4章<sup>38-39</sup>她对她的好朋友海伦说“当我们无缘无故挨打的时候,我们应该狠狠地回击;我肯定我们应该回击——狠狠地回击,教训教训打我们的那个人,叫他永远不敢再这样打人。”<sup>[2]</sup>第6章<sup>65</sup>这是简·爱火一般刚烈性格的体现。简·爱坚强的性格中又透出脉脉的温情,当她离开罗契司特的一段话能有力地证明这一点,起先她很坚决地说:“我关心我自己。越孤独,越没有朋友,越没有人帮助,我越要自重。”<sup>[2]</sup>第27章<sup>390</sup>而当走到门口时她犹豫了,她说“我走回来——和我退去时一样坚决地走回来。我在他跟前跪下:我把他的脸从垫子转向我;我吻他的面颊;我用手理平他的头发。”<sup>[2]</sup>第27章<sup>392</sup>简·爱犹疑而又坚决地从门口走回来,这让我们仿佛见到了一位和蔼可亲的慈母退回来再看看她受伤的孩子,依依不舍的深情使得“血冲上(罗契司特)他的脸;火从他眼里闪出来;他跳起直立着;他伸出他的胳膊;但是我避开了拥抱,即刻走出了屋子。”<sup>[2]</sup>第27章<sup>393</sup>简的柔情,激起了罗契斯特想要不顾一切再抓住她,而她此时又固执地选择离开。当她终于走出罗契司特所在的那间屋子,“我原要一停不停走过罗契斯特先生的房子;但是在那门跟前,我的心一时停止了跳动,我的脚也被迫停住了。”<sup>[2]</sup>第27章<sup>394</sup>她的犹疑再次得到淋漓尽致地体现,她内心对他的深深的爱恋依然占了上风。“我若是愿意,在这屋子里有着为我的天国——一个暂时的天国;我只消进去说道‘罗契斯特先生,我要一生爱你和你同住,一直到死’,就会有狂欢的源泉涌到我的嘴唇上来。”<sup>[2]</sup>第27章<sup>394</sup>她想象着自己主动和他重归于好两人欣喜若狂的场景,想象着她离开后心爱的人可能有的烦恼和

孤独,“那仁慈的主人,现在不能睡觉,在不耐烦地等着白天。他会在早晨去叫我;我已经走了。他会搜寻我:枉然。他会觉得被弃;他的爱情被拒绝了:他会吃苦;或者到绝望地步。”<sup>[2]</sup>第27章<sup>394</sup>她想到这些,内心开始说服自己放弃离开,“我的手向锁那里动”<sup>[2]</sup>第27章<sup>394</sup>但就在同时她又“把手缩回来,继续向前溜走。”<sup>[2]</sup>第27章<sup>394</sup>简·爱一系列的“犹疑”举动,将她的坚决与坚定中的“犹疑”结合起来,使得她的形象更加丰满。

林黛玉追求诗意的生存,她小时候受过琴棋书画的训练,但她在贾府中从不用琴来标榜。她说“若要抚琴,必择静室高堂,或层楼上头或山巅或水源,遇着天朗气清焚香置琴,气血和平,轻重疾徐,卷舒自如,才能与神合灵,与道合妙。”<sup>[3]</sup>第68回<sup>774</sup>听到戏子“如花美眷,似水流平”不禁心动神摇,联想起“水上人间”,“花流水流红,闲愁万种”,她将自然与生活融为一体。

林黛玉在现实面前,决不会曲意迎合社会习俗的要求。“死”的形象经常出现在作为黛玉心灵写照的诗歌中,从中可以读出她宁死也不愿任人摆布地活着,因此也就不奇怪当黛玉得知宝玉将与宝钗成婚的消息之后“惟求速死”。“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浊陷渠沟。”<sup>[3]</sup>第27回<sup>247</sup>最终,黛玉以死表明了她的意志。

#### 四

简·爱与林黛玉两人一个顽强不屈、永不言弃,一个见花落泪、望月生情;一个有“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的境界,一个却是“满目繁华何所依,绮罗散尽人独立”的伤感。和林黛玉相比,简·爱的反抗要彻底得多,最终她获得了甜蜜的爱情。而林黛玉的叛逆本身具有对现实的妥协性,所以在封建礼教樊篱的层层包围中,将一生付之东流。

简·爱对于爱情,绝不盲目地使自己陷于被动地位。回到庄园后,罗契司特对这位家庭教师的举止傲慢、言词刻薄,简一一冷静面对。主人的挑剔、挖苦只能更加突出她的沉稳。在庄园被大火烧毁,罗契司特变成瞎子,简·爱回到他身边对他说的番话让人感动“当然——除非你反对。我愿做你的邻人、看护、管家。我看你是孤独的——我愿意做你的伴侣:为你读书,和你同去散步,和你同坐,伺候你,做你的眼和手。不要再忧伤了,亲爱的主人,你不会被孤苦零丁地遗弃,只要我还活着的时候。”<sup>[2]</sup>第37章<sup>537</sup>她的爱,超越了一切外在的地位和名利。

宝黛爱情的前世情缘源于那个神话“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绛珠草一株,时有赤霞宫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这绛珠草始得久延岁月,后来既受天地精华,复得雨露滋养,遂得脱却草胎木质,得换人形,仅修成个女体,终日游于

离恨天外,饥则食蜜青果为膳;渴则饮灌愁海水为汤。只因尚未本酬谢灌溉之德,故其五内便郁结着一段缠绵不尽之意……警幻亦曾问道及,灌溉之情未偿,趁此倒可了结的。”

<sup>[3]</sup>第27回<sup>6</sup>那绛珠仙子道“他是甘露之惠,我并无此水可还。他既下世为人,我也去下世为人,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也偿还得过他了。”<sup>[3]</sup>第27回<sup>6</sup>林黛玉在神话世界中乃是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的一株绛珠草,蒙赤霞宫神瑛侍者每日以甘露灌溉,才得久延岁月,修成女体。恰逢神瑛侍者“欲下凡造历幻缘”<sup>[3]</sup>第27回<sup>6</sup>绛珠仙子便趁机随其下凡,并决心用自己一生所有的眼泪来回报神瑛侍者的灌溉之恩,神瑛侍者投胎到现实世界中成了贾宝玉,这便构成了宝玉和黛玉的前世之盟。

对待爱情,林黛玉追求的是心灵上的息息相通。她从来劝宝玉读书中举,也不说那些“仕途经济”的“混账话”。她的爱情是单纯的,不在乎所爱男人的升沉荣辱,钟情的是他的本色与现状。黛玉失意时叹气“我没这么大福消受,比不得宝姑娘,什么金、什么玉的,我们不过是草木之人。”<sup>[3]</sup>第28回<sup>253</sup>她得意时嘲讽情敌“姐姐也自保重些儿,就是哭出两缸眼泪来,也医不好棒疮!”<sup>[3]</sup>第34回<sup>296</sup>她和宝玉的爱情始终得不到贾府“家长”们的认可,尽管宝黛二人坚守“木石之盟”,但最后宝玉还是落入“金玉良缘”的陷阱。宝黛二人爱情最终以悲剧收场,焚稿断痴情,临终那一声“宝玉、宝玉,你好……”<sup>[3]</sup>第98回<sup>864</sup>情真意切。林黛玉与贾宝玉至死不渝的爱情,及他们所共同遵守的爱情原则,发展了人类精神中纯情的一面,在讲究实际、推尊礼义的封建社会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光芒。

综上所述,简·爱与黛玉各自不同的性格导致其选择了不同的生活道路,西谚有云“性格即命运”,两位杰出女主角亦然。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国度,不同的作家,造就了在世界文学宝库熠熠生辉的两个文学形象,两人各放异彩,实为世界文学史上的两朵奇葩。

#### [参考文献]

- [1] 袁世硕.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424.
- [2] [英]夏洛克·勃朗蒂. 简·爱[M]. 李霁野译.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2.
- [3] [清]曹雪芹,高鹗. 红楼梦[M]. 北京: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年.
- [4] 王昆仑. 红楼梦人物论[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5.
- [5] 周思源. 周思源看红楼[M]. 北京: 中华书局出版社, 2005: 5.